

“話筒、接駁線、調音台、CD、嘉賓留言冊、照相機、腳架 ...”

“對了! 待會可能會有挺多觀眾，帶些會訊派發吧!”

“哎呀! 忘了帶簽名筆了 ... ”

每次 CASHM 有活動，筆者都會掌管「運輸部」，把物資運到場地。但其實筆者又負責的，又豈止物流？ 在一些較小型的活動裡，與場地人員溝通、替演出者買飲用水、拍照錄像，都得兼顧。

筆者不介意做瑣碎的事，「做大事不如做實事」，一直是筆者的座右銘，但每當想到自己常要一個人同時做兩三個人的事(如「肉體」帶著訪港團遊玩，「靈魂」卻要記著待會要買文具訂飯盒，電話無時無刻響個不停...)，總覺得自己像個傻子。

然而，相較鄰近地區的「同業」，筆者原來一點不傻。

去年，筆者應邀為新加坡的無伴奏合唱比賽任評審，出發前約一個月，收到了朱淑玲老師(Miss Angelina Choo)發來電子機票與酒店收據，當時祇覺很有面子：能得到「高層人士」親自代辦各種事務，感覺實在太棒了!

但是，「高層人士」，原來也是「基層人士」，到達比賽場地，祇見朱老師在賣票! 開場前不久，她向評判們簡介評分方法，比賽進行期間，則不停進出評判席，把評分紙拿到後台計分，評判退席為結果簽字後，她便列印證書(打印機和電腦應該都是她自己置設的)，之後再跑到台上宣佈結果，又兼任「禮儀小姐」，把證書交給評審派發。比賽結束，她協助音控師收拾，再帶評審及外來團吃夜宵 ...

其實，朱老師的丈夫 Alex 一直在幫助她，也有一位叫 Derrick 的兼職人員處理雜務，但要這樣一個小班子，辦一個為期四天，包括外來參賽團隊的比賽，也太辛苦了吧。

台灣呢？ 辦事的人似乎多很多，有朱元雷老師，有露露，有午明，還有陳鳳文董事長及其兩位千金冰冰和雙雙，在大型活動時，尚有一位叔叔跟一位阿姨，聽說是陳董的大學同學，人才鼎盛了吧!

但不要忘記，台灣那邊的活動比新加坡那邊的還要大，而自從“Vocal Asia”啟動後，活動數量更以倍數上升，上述各人每天都得疲於奔命，就以今年八月在上海舉行的比賽為例：在決賽當晚，朱老師當評審，雙雙當即時傳譯，音響進行緊急維修時，陳董跑到台上演講，免得有冷場，比賽結束，冰冰在後台計分，複核再複核，午明則在台上表演人聲打擊搞氣氛，事後我聽說午明病了，因多天以來，他每日祇能有時間吃一餐。

以上提及的各人，多為義工，受薪的，估計工資也不會特別高，所以陳董說這些人都是傻子。

原來亞洲地區的阿卡貝拉活動，都是靠傻勁搞出來啊!

長遠來說，其實各地都應該增加人手，這樣不單可使現有人員舒服些，萬一出現甚麼意外(如有人生病了)，也可有足夠人手替補。充裕的人手，也有利於未來發展，故台灣跟新加坡都已在這方面著手。

在擴充人力方面，CASHM 所遇到的困難較多，雖然香港也有許多有心人，但能抽空相助的，卻相對少，這與香港人的工時太長有關，至執筆時，香港人的每週平均工時，已超越墨西哥，榮登「榜首」，業餘阿卡人連看秀減壓也沒時間，遑論替本會當義工。至於學生，雖然壓力略輕，但亦要忙於所屬組合之排練、表演及營運，筆者深知他們的難處(筆者也是在香港唸本科的)，故亦不欲使他們百上加斤。<sup>1</sup>

雖然本會的財政未至太糟糕，但短期內相信不會聘請受薪人員，因我們至今尚未有穩定的經常性收入(如定期開設訓練班)，在審慎理財的原則指導下，不宜有經常性開支。臨時工方面(即在有活動時才上班者)，CASHM 也考慮過聘請，但最終卻無付諸實行，因為演出活動的各環節，均具相當專門性，大學高材生，不一定能勝任「咪仔咪妹」(音控師助手)，中英文流利，也不一定能當個好的解說員。為他們提供訓練，卻並非一件划算的事，因為臨時員工，大多有正職，祇怕花了人力物力去訓練他們，他們卻無法在指定日期於本會活動中貢獻自己所學到的。

寫到這裡，也許你會覺得筆者是個悲觀主義者，是消極的「淡友」，但其實不然! 剛好相反，在欠缺人力(及其他資源)的情況下，筆者仍在全力推動阿卡貝拉在本地的發展，足以說明，筆者其實很樂觀 – 甚至樂觀得有點傻。但筆者恆常站在推廣工作的第一現場(而非在局外說三道四)，必須正視各種難處，方能更有效地工作。筆者不是那種構建好願景，便沉醉其中，以為到了某年某月，願望便會成真的人。

在可見的未來，筆者估計還是會當上一陣子傻子，但傻人有傻福，在最近 CASHM 的活動前，竟另有傻子自動請纓，說要在活動中當義工，在這樣尚且不提他們姓甚名誰，因他們都是低調人，謹在這裡謝過他們的無私付出。

筆者真的傻傻的認為，在大家的努力下，香港的阿卡，終會做出點驚喜來!

---

<sup>1</sup> 非香港居民很難理解在香港唸書或工作之苦，不明白筆者所言者，可閱讀一下研究香港現象的書籍，更佳的做法是：來香港當個上班族，買套房子，再養一個孩子，那就完全明白了。